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

第六十四回 丟失毒鎚西軍敗陣 安排酒宴宋將慶功

慢言西夏營中父女議敵，且說石玉得王禪老祖法力，一陣狂風，送至邊關，說明緣由。範爺等方知石玉未死。石玉又說老祖贈來寶扇，可破混元鎚。眾位將軍大悅。是日，範大人吩咐排酒，與石禦史接風。石玉是個性急英雄，即言道：“待小將破了混元鎚，再來吃酒未遲。”範爺說：“既如此，遵命了。”又道：“昨夜劉慶往劫賊營圍刺，要盜取混元鎚，今天不見回來，諒來凶多吉少。他是粗養之徒，不依人勸，今石大人馬上出戰，且探他消息如何。”石玉即領精兵一萬五千，頂盔貫甲，命人牽回昔日解征衣遺下之馬，登時跨上，氣昂昂響開關，手提雙槍，大呼道：“西夏賊聽著！今石將軍特來候戰，速喚薛德禮番奴出營納命！”早有小軍報進，薛德禮即上馬提刀，帶兵飛出陣前，大喝道：“小小犬兒，擅敢口出大言，且祭本帥大刀！”一語未終，當頭劈下。石將軍喝了一聲：“好傢伙，使動雙槍架開，各逞本領，自辰時戰至午刻，不分強弱。薛德禮自思：“不好，這員小小宋將，看不出有此厲害雙槍，看來難以取勝，不免又用混元鎚傷他。”將刀一隔，即帶轉馬頭而逃，取出混元鎚在手。石將軍早已提防他，大喝道：“逆賊，又思用此物傷人。”即高張寶扇，一見鎚飛來，輕輕一扇打去。真乃仙家妙用，相生相克，混元鎚早已撥於塵土。薛德禮大驚，拖刀敗走，不敢收拾此鎚，被宋隊掠陣岳剛所拾。石將軍拍馬追趕，大喝道：“賊奴才休走！”正要趕上，忽有百花女衝出阻擋，雙雙接戰。百花女一見石玉生得面如美玉，比劉慶大相懸殊，不勝羨嘆。心想如擒拿得回營，勝劉慶萬分。豈料這石玉乃仙傳槍法，薛德禮尚且不能取勝，百花女焉能抵敵？頃刻被擒過馬。眾西兵殺上要奪回小姐，有宋兵大隊掩殺，西兵紛紛倒退，自相踐踏，死傷遍地，不成隊伍，四散奔逃。薛德禮幾乎被殘兵衝倒，那裏還敢殺上前去奪取女兒。只得棄馬雜於亂軍中，招集殘兵，一路回營，仰天長嘆道：“不知那小將是宋軍中何等之人，好生厲害，女兒被擒，又傷兵丁萬餘，真是可惱！罷了，待本帥明日與他決一死戰。”

住語賊營內事，且說石玉生擒女將回營，大獲全勝。範爺大喜，記錄功勞，即日上本回朝。網綁過百花女，他卻立而不跪。範爺喝道：“小‘丫頭，今既被擒，膽敢立而不跪！”百花女道：“南蠻聽著，我非下流之輩，乃薛元帥之女，既被擒來，惟有一死，豈肯屈膝敵人！”範爺冷笑道：“你乃一小小丫頭，擅敢在本帥帳下如此放肆！我且問你，昨夜我家一位劉將軍，誤進你營，偶然被獲，今在那裏？”百花女笑道：“好老面皮的蠻子，既雲上國義師，因何黑夜偷營，希圖行刺？此人已經被我拿下，勸他投降不依，現在囚於後營。”範爺聽了，心才放下。石玉聞此言：“劉慶既被擒囚在番營，待小將殺進，討取回城如何？”範爺道：“石將軍休得輕躁，如今天色已晚，且待明日救他未遲。”又吩咐將百花女囚禁後營。

是晚，帥堂內外大排筵宴，犒賞三軍，記錄戰功，上下歡呼。範爺、楊將軍大贊道：“郡馬一到，殺得賊兵膽破，與狄王親一般年少英雄。”石爺謙遜不逞，言道：“劉將軍被擒，明日須要殺入敵營，救回方妙。”範爺道：“吾已算定敵人捉了劉慶，諒情必不放手，幸喜郡馬大人擒得百花女回關，不如明日以女易男，相互調換。”石爺道：“範大人高見不差。”眾人飲畢，石玉邀同李義、張忠來看狄青。狄青之病已經全愈，然精神尚未強健，故未登帥堂，在後面安息，即西戎來攻，範爺亦不令人說知。當時一見石玉，驚喜交集，問及原由，方知王禪老祖妙用引去。詢知元帥中鎚亡身，神色慘變，淚下數行。三人竭力勸解才罷。

次日大明，原文武在帥堂上酌議破敵，忽軍士報進，番將薛德禮領了大隊精兵，指名石大人、狄大人出敵。石爺聽了冷笑道：“殺不盡的番奴！”言罷，即披掛上馬，手提雙槍，率著三萬精兵，衝關而出，飛馬當先，大喝道：“賊奴才！昨天殺得大敗，饒你多活一天，何不早早回兵，獻上降書，送劉將軍回營，便饒你性命。”薛德禮道：“小小人兒，休誇大言，你若還了本帥百花女，我即還你飛山虎，然後交兵也可。”石玉道：“既如此，權且依你。”一邊吩咐往後營放脫飛山虎，一邊關內放出女英雄，男女二人，各歸本陣。當時薛德禮與石玉復又交鋒，一連百合，未分高低，兩下軍兵，混殺一場。時已日色沉西，彼此鳴金收軍。

石將軍帶兵進關，與範爺、楊將軍細談西夏趙元吳強盛，至今用兵已及二十載。北方契丹侵掠，損兵折將，亦不下百餘萬，惜乎真宗先帝失策，為一時計，不為後世計，當日未依寇準丞相之謀，乘得勝之日，制其稱臣，故至當今又不免受侵凌之患，致民不聊生，武夫勞瘁。三人正在言談嗟嘆，劉慶上前拜謝救脫之恩。

次日，計點出戰兵丁，折去五百餘名，狄爺忍耐不住，徑出帥堂對範大人言知，欲親自交鋒。範爺道：“王親大人貴體尚未復原，須忍耐安息，未可造次。”狄爺道：“薛德禮如此猖獗，晚生病中，全然未曉。只恨元帥死於西戎之手，晚生與賊勢不兩立，非是他死，便是我亡。況我疾病已愈，安能坐視賊人猖獗，今日出城，定然見個高低！”範爺正要開言勸阻，軍士叩報：“薛德禮領了大隊軍兵討戰。”狄青吩咐抬上金刀，披掛坐上龍駒，範仲淹、楊青二人勸阻不住，只得差孟定國、焦廷貴、張忠、李義四將，領兵接應。石玉言道：“待我與他掠陣。”焦廷貴大呼道：“你眾人休阻，副元戎有仙法，豈懼薛德禮強狠！”當下狄青頂盔貫甲，金刀一擺，將龍駒連打三鞭，號砲一響，數萬精兵擁關而出。

一望敵兵劍朝如林，喊殺如雷，狄爺大喝道：“番奴死在目前，還敢大言，我乃副帥狄青是也！”薛德禮冷笑道：“本帥只道狄青怎生模樣，豈知一小子耳！”狄爺大怒，喝道：“看刀！”二將催開坐騎，你遮我架，正是棋逢敵手，戰了兩個時辰。狄青病後，力氣不足，看看抵擋不住。石玉一見狄青刀法將亂，即忙飛出接戰。大喝道：“番奴休得逞強，石爺在此！”雙槍照面門刺來。番將薛德禮好生著忙，閃開大刀，急架雙槍。薛德禮抵敵狄青一人尚且佔不得便宜，那裏架得住二般軍器，正要放馬奔逃，手法一松，腿上早中了一槍。喊聲“不好！”又被狄青金刀一揮，正中肩膊，遂跌於馬下。焦廷貴衝上，割下首級，喝聲：“番奴，前天殺敗我焦將軍，又戰我元帥不過，用妖鎚傷人。往日強狠，於今何在！”

不表莽夫之言，且說此日二十萬西兵一見主帥身亡，人心驚亂，不戰自敗。狄爺道：“願降者免死！”內有逃不及者，都已投降，直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，甚屬慘然。宋軍所得刀槍馬匹甚多，奏凱回關而去。敗兵報知百花女，薛德禮被殺，諒來難以抵敵，不敢再出，只得棄了大營，領了男女兵數萬逃回西夏而去。有關內楊青老將，提了百斤鐵鎚，與眾小英雄領兵接應，殺進他大營，並無一卒，只得收拾遺下糧草馬匹軍器，運回關中。範爺大喜道：“二位王親郡馬大人，真乃國家之棟樑。”狄青、石玉謙道：“那裏敢當範大人過譽，掃除敵寇，乃天子洪福，又得眾位將軍協助之功，非晚生輩之力也。”範爺道：“王親大人患病後，原氣未復，還該靜養才是。”狄爺道：“有勞大人費心，不勝銘感，但晚生賤恙已愈，身體復原，舉動如常，請寬垂念。”範爺又吩咐焦廷貴，將薛德禮首級懸在轅門，並號令眾兵及降卒各自歸營候賞，刀槍馬匹糧草，點清歸入庫房，並命孟定國率人掩埋屍骸去訖。是晚大擺酒筵，與眾將慶功，各營哨兵都有犒賞，出戰兵丁加倍犒勞。

這且休提。次日眾將兵士，只因殺散西夏，解了城圍，閒暇無事，各歸營寨。只有範爺、楊將軍、狄爺、石禦史四人在帥堂，說起楊元帥一生為國，培歷艱辛，年交六十，未得一日安閒。一旦戰死疆場，武臣為國，難免一死，言念及此，能不傷感。又談及前月聖上頒詔到來，說當今國母李宸妃娘娘十八年前被郭槐唆惑劉太後，陷害太子，放火焚宮，今被包拯審究，李後還宮，郭槐處決，有此大大事情。範爺道：“十八年前，果也火燒碧雲宮，燒死百餘人，眾言李宸妃母子已燒死在內，只付之嘆息而已。其時我官居知諫院，目睹其事，怎知李宸妃逃難，越出宮闈之事，今將二十載，被包拯一朝究明，有此異聞，算他神智，非人所及。”楊老將軍道：“若雲內宮火焚一事，也有詔旨得聞，其時，老元戎去世已有二年，我與宗保元帥俱已得知。連範大人在朝都不知李妃逃難出宮，我與元帥領守邊關，自然不知了。”言談之際，不覺日墜西山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